



一依書初授我差第方外為更以中宗法所使去恨於國情始為
片人收於重信煩廟吳別抵解前路定自十日致之概予於斗君下教牙

漢書第五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念孫案
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
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
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
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
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

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

享誤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麻書亦作民以

物享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麻書亦作民以

野雞盜竊曰無謂之

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

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

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僖

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

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

之亂也則誤讀為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

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雄雉

下言野雞史駁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

甚多皆不為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

雉集于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壑雞皆鳴一篇之

中既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

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為雉之別名杜鄴傳

云野雞著怪高宗溪動是也一為野地所畜之雞則此

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

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

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

說六畜則云猥穢狡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為常畜之雞

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雞生在山野鷓鴣雞鶩雞天雞山

而及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泰族篇郊祀志之

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

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

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

鄭注論語先進篇云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聲鍾竽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

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

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雉雉字

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為雉而

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

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曰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

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

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為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

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

年十年文十二年成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

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

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作成盛荀子王霸篇

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為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

念孫案迂讀為訐說文訐詭譎也字又作譎說文譎妄

言也法言問明篇口譎言敗俗譎好敗則訐譎竝與迂

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
迂作誣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
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
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竝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雖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
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
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
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
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禋燎

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竝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
舊說若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
名為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為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
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
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
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參天之紀也故與南北斗竝
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
參辰星於池陽
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既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
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為衍字義門讀書記又

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

通典禮二禮五並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並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履汜下下

奇書

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
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
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偽故但言此牛腹中有
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
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
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憲

而天子心獨憲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憲讀曰喜喜
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憲作喜是也喜樂也音

許里反憲好也音許吏反

桓六年穀梁傳陳侯
憲獵釋文憲虛記反

獨憲獨

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憲憲好

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憲又互改注內喜憲二

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

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

賈子階
級篇同喜

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憲音許吏反憲好也好為

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為憲注文喜憲二字亦互改

矣唯憲好也
之憲未改

上雍

其秋上雍且郊師古曰雍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

雖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雖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雖卽其證本書言幸雖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爲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雖皆非

冕侯

黃帝得寶鼎冕侯冕侯封禪書作宛胸續孝武紀作宛侯念孫案冕當爲冤冤句音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竝作冤句水經濟水篇作冤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竝作宛胸今作冕侯者冤冕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竝與景祐本同

君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

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

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

涉注文汪世氏之君而誤上文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

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卽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騫傳大月氏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旣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西域傳但云西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爲君謂始爲師古注所惑

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鏐旗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鏐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鏐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鏐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爲泰一

鏃鏃與鋒同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鏃旗也封禪書續

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

樂部四引凡將篇云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

鍾磬竿笙筑坎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

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箜篌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

侯即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為元封

下詔改元為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已十月為元封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而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竝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竝引作圖中

有一殿

此省去明堂二字

水經汝水注同

商中

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竝作唐中索隱曰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唐有甃云云乃小詩云中唐有甃鄭元曰唐堂塗也爾司馬語非如淳語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二李司

馬所見本竝作唐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字連讀而訓爲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魯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率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卽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

光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爲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竝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太上皇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

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行也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

對為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言帝王之

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

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

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

無此二字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埃

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族舞咸池以埃地祇念

孫案埃來也來天神地祇即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

文埃字解云詩曰不埃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埃

不來也釋文侯作埃是埃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埃

侯埃古字通

遙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

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

孫案遙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

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泐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興輕舉，下文登遐倒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瘞南郊 瘞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瘞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瘞於南郊，瘞于北郊。上文云：燔瘞瘞用牲一，卽其證。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垂魄。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爲背形，與北字相似。故孟云：背形如此。穴多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淳曰：凡氣在字也。今改正。

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鑄，鑄挾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

向之名背鑄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鑄字或作譎又
作僑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有倍僑有暈珥高注曰皆曰
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僑在上內
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
譎見於天然則背鑄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
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
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曰為鑄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為官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
宮竝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為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為疏廟篇內
凡兩見索隱曰文耀鉤云亢為疏廟宋均以為疏外也晉
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書天
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此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
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鳥

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鳥下史
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
鳥索隱曰漢書作哀鳥則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

為郎位

以上索隱

是郎位為星名而哀鳥乃眾星相聚之貌

故曰後聚十五星哀鳥

句

曰郎位今本作曰哀鳥郎位

則哀鳥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

東北一曰依鳥郎府也尤非

依鳥郎府

引之曰鳥疑當作

鳥字相侶而誤哀鳥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

皆眾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

依依盛貌

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

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

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即依也鳥者狀事之詞與然

同義若小弁怒鳥如擣秦誓其心休休鳥之類是也眾

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鳥

隨星

廷藩而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

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

近

說見唐韻正

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帝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

篇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

反

鳥喙

喙為鳥星

柳為鳥喙念孫案喙當為啄

音字之誤也淮南汜論篇顏喙聚今本

譌作顏喙聚凡隸書從豕從象之字多相亂

字本作啄或作囓通作啄又通

作注說文味鳥口也噶喙也玉篇引曹風侯人篇不濡
其噶今詩作味毛傳曰味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
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
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喙也師古曰喙鳥
翳也音竹救反味噶注喙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
不可通天官書作桺為鳥注注喙古字通則此喙字明
是喙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
須作音
若喙字則當
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
喙亦喙之譌爾雅曰味謂之桺桺鶉火也襄九年左傳
曰味為鶉火心為大火是桺星謂之味不謂之喙不得

言喙為鳥星爾雅釋文味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則
亦未知喙為喙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熒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

案還當為還字之誤也

還之誤為還猶鰥之誤為鰥律
麻志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

戊午度于孟津還與逮同今本誤作還漢書攷異已
辯之墨子非攻篇還至乎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還

與逮同

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還袁十四年公羊
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還漢太尉陳球

後碑還完祖齊實為陳氏太尉劉寬碑未還誅討亂作
不旋吉成侯州輔碑還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竝

以還為逮又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
墨子見上

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

耀鉤竝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鬪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還之誤還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此甘泉賦亦作逮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外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為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磨切也馬云摩切也蓋寬饒傳云摩切左右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炎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填以重

從填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鼯
 鎔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竝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
 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
 遷揚州太守儒林傳之揚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揚粵王
 莽傳之荆揚之民大將軍揚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
 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
 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
 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
 州字亦江南曰揚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及夏本紀淮
 從木

海維揚州楚世家伐庸揚粵三王世家揚州係疆蔡澤
 傳南收揚越南越傳略定揚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揚
 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
 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
 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
 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本從
 木矣夢溪筆談雜誌篇亦云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
 者為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旁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
 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
 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

謹故曰充充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

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揚也今本作揚

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

壅厥性急凶故曰雒雒雒也冀近充信徐舒揚揚荆彊

豫舒雒雒皆同聲而巽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

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揚猶以壅釋雒也若

改揚州為揚州則亦將改雒州為壅州乎揚州字既改

為揚則揚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為揚輕也以彌縫

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為訓輕與揚不同

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

無揚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揚為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

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

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雒雒也荆彊也充信也徐舒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

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雒雒也充信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

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

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楊土郃陽

令曹全碑充豫荆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揚州刺史其

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荆州

刺史度尚碑揚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

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麻木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

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樅口條蕩巴郡太守張

納碑楊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倉

楊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卬鄭辰邯鄲已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

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為邯鄲則寅

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

篇及廣雅竝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

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踵字遂廢天官

書路踵作躡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引字詁云踵今

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踵與史記不同而今本

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

踵相承其字正作踵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亾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

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既見而速去也今本疾

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

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為偶

謂兩氣相敵偶也

偶禺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尹知章曰禺讀為偶偶對也史記封禪

書木禺龍纜車一駟木禺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禺馬代駒孝武紀禺作

耦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據此則司馬所

見本正作禺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

或曰若本作禺而讀

為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徑改之耳

穹閭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

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

本作弓而讀為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

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

說文淮陽

名車穹隆轅

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橐

城郭門閭潤息枯橐念孫案枯橐當依景祐本作橐枯汲古閣本亦作橐枯枯與閭爲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橐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麻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麻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

見魏書高允傳

其實

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劫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爲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麻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爲歲首弗革若以

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顓頊厯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觶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

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觶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卽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蓬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爲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戊戊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戊今本戊譌作戎齊氏息園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戊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閒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爲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閒後人以樞爲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閒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

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而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并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并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并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犬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

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色氣是其證又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念孫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

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

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言謹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

亥閒畱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

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

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

驗之可一年所竝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

引此正作一刻所止蘇不士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為弛經傳通以弛解施為弛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凶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為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

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

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

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恒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凶麥禾為大水凶麥禾故又改此文之凶水旱為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

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凶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為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

燕壤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壤民室本作漢水出壤民室今本漢譌作燕孔鮒碑為漢制作漢字作燕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壤室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壤民室八千餘所

五日思 思曰睿 睿作聖 思慮 宮為士

為信為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日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

悲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錢氏曉徵
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繫露述五行五事
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
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
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為包容之容
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睿亦失班氏
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霽自用
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
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

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

此又

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

思心說見下

應注

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即用
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
本作容而訓為通則容睿聲義竝同何必別言之乎下
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
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日
思本作五日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
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即應注所本後人

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其妄也其春秋繫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羸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行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

文尙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春秋繫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霧亂敘傳曰思心旤霧牛旤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猶亂之咎也皆其證矣又律麻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

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心上亦當有思字漢紀孝武紀曰宮
為土為信為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為思為心下為字因上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
及左傳竝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
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
改之也

天虜

趙孟曰天虜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天下文其幾何

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
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
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曰
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為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
以知其必為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
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
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
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

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麻志引傳作
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麻志亦
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阨

是時號爲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
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鸚鵡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
搖搖爲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
卽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

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
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
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
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

案地理志陽阿屬上黨阿陽屬

平原師古以陽阿爲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

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筵篋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
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
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亾此
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亾其或作無者
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其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
古曰其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已以禦災也一說御治
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其御厥罰又
云人君能循政其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故鄭注五
行傳其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
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
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平
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摻繞也
摻音居蚪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卽爾雅所謂蒲侯
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
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不得泛言兩草也相摻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摻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為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為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答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決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引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國家危亾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為不如所諫自脩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卽師

古所謂危亾也故下文卽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為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亾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

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寶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有雨字兩于具反太平御覽答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外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為成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為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即蒙

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為三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念孫案十月當為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

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爲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

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竝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

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
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崩二十
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水潰出
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崩之事則此亦當有崩字明矣文
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開
元占經馬占引此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
羊傳

夫外父 下不壹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外斂棺積
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外父曰年二十七不當外念
孫案見夫外父當作見外夫外父今脫一外字則文不
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外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
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其匈俱前
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
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爲上不壹人首在上
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
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
其證足多當爲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其匈而言故曰手

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爲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

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又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得得句卽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爲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會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會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

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會之
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
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衛也故曰齊
衛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
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會之劉歆
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
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
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月之朔日躔所在非
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
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

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
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
有會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
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
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
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
丙寅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
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
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
日有會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

爲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會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爲二日穀梁以爲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爲晦日或以爲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

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會三十六左氏以爲朔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爲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爲二日凡春秋日會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會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會劉歆以爲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會劉歆以爲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會劉歆以爲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會劉歆以爲三月晦眺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會劉歆以爲五月

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爲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會二日仄隱者十八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爲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會三十六之內尚缺其三蓋一爲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故不數也

一爲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爲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會之劉歆

以爲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爲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爲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爲二月而左氏以爲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一曰是年公儲公十一年三月庚午日會不書朔則啟
與書傳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必下文曰左
氏以爲一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天子卒多編牘不任
知者之矣此月日之類也今編數上下文則欲以爲
一曰四月之二日歸魯二日四月五日之十日十六
日公與自魯公十一日半三月廿二日歸魯三月宣公十
一月二日歸魯法與文而人編書有越齊公不當言魯
齊公法與文而人編書有越齊公不當言魯
一月二日歸魯法與文而人編書有越齊公不當言魯
齊公法與文而人編書有越齊公不當言魯
齊公法與文而人編書有越齊公不當言魯

漢書第六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
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
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涉

浮于汶達于洹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
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

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滸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滸尙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閻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滸字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濟陰郡下云禹

貢荷澤在定陶東是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五經文字云滸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尙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雒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雒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尙書有豫州之雒無雒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衛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

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
左馮翊褒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雒州澗其秩然不紊
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為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
澗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熒辯見高紀熒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黿池新
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
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
辯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獫狁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獫狁念孫案獫本作奚此後人依
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獫為奚是奚為本字獫為

借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
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竝作奚若志文作
獫則注當云獫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為
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酈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念孫案古國國
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啟所伐卽承此扈字言之甘誓
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竝曰扶風酈縣

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
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
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
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同續漢書郡國志曰右
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
水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南晉夏啟伐有扈作誓
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滴水

有滴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滴音決念孫案滴當
為澇字或作潦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灃澇

涇渭說文曰澇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

澇水出南山澇谷郊祀志作勞谷北逕鄠縣故城而又北注甘

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

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澇水非滴水也又案

說文滴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可馬相如傳

酆鎬潦滴師古曰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

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滴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滴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

水從皇子陂而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

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平水經渭水注曰沈水上承皇子

陂於樊川西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涵水。將鄂縣涵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案師古以沈水為次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涵水乃澇水之譌故明知鄂縣無涵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疑。

惠公

雖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為惠公惠古德字也。史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始皇紀同封禪書曰秦德公既立卜居雍。郊祀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惠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世家杞共公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而師古不云惠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惠亦惠字之誤

為惠矣

所都

柁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即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注引此竝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今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

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阮之卽而但曰芮阮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滑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滑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母皿水出 女

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盧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母皿水出甯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淄水注引作女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

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念孫

案西虢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

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

鳳翔縣南春秋時為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

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

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

舊本惠譌作惠辯見

前惠公下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

固曰西虢在雍

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

雖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為

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為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

矣是漢之雍縣為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

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

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為縣

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

皆不加春秋二字

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南郡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

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

志
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
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
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為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為春後人遂
改為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
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
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
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
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為晉

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
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
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
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
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
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
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犇之邑也故其地有犇氏鄉
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犇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

隼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郤隼之後然則隼氏為郤隼之後而襄陵又為隼之故邑故其地有隼氏鄉亭作班者非也蓋隼字或通作讎潛夫論志氏姓篇作郤讎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隼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為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為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紕之人拘字作拘胸忍蠻夷胸字作胸冀州從事郭君碑涓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涓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妨胡之笱注故書笱為笱杜子春云笱當為笱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笱人受

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譌作苟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為苛察苛一本作苟皆其證也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為河主

二字也又案後鴈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而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案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過於句

注之塞或言夏屋或言句注
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
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
故改入漳為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
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
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
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
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龜谷

沾大龜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龜當為夔字之誤也夔
即要領之要玉篇夔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彭
長田君斲碑究屈道要要字作夔上缺一點者省筆耳
此大夔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後北地郡
有大夔縣師古曰夔即古要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
文曰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山海經水經補水經曰

清漳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龜今據注改是大

龜為大夔之譌龜與夔字形相似夔之譌為龜猶龜之譌為夔後漢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

要為孟字之譌此因孟龜聲相近而俗龜為而夔字師

孟因譌為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叟唐時本已譌作龜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
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
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
陽縣北東入於河即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
汜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汜即此
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
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
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

得言過郡三矣

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隋氏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武德至滎陽入河涅縣穀遠隋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蕩陰蕩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蕩水
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內下文曰羨水亦至
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
說文曰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水經曰蕩水東北
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為鄉王莽傳曰分

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大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
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保忠信
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
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
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筦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
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
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
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于管杜注曰熒陽京縣東
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
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而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
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范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廬
江太守范式碑碑額篆文亦作范今則范縣范姓字皆

從艸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行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為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漢書並同後漢

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

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

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

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

州郡十二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

國漢為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

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

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

以訂正

二年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
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
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
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鯛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鯛陽孟康曰鯛音紂紅反
襄四年左傳注繫陽楚地在汝南鯛陽縣鯛音紂每訝
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鯛陽注鯛音紂廣韻鯛字
下云又直冢直柳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
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攷異曰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鯛陽公乘咸師古曰鯛音紂
按鯛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鯛陽孟康曰鯛音
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鯛有紂音大可
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鯛爲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
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鯛直隴切又直久切
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
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畧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
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鯛徒紅
切引爾雅鱣大鯛上聲二腫鯛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鯛
陽縣至四十四有鯛除柳切始云鯛陽縣在汝南集韻

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鯛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鯛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鯛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鯛陽吳祐傳鯛陽侯相李賢注竝曰鯛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鯛陽何超音義曰鯛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非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

道引漢志鯛陽屬汝南郡鯛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左傳釋文曰鯛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汪本地理志鯛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寔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

沒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

皆謂鯛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

調見隱五年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

離騷七諫韓子揚摧篇竝以同與調韻銅從同聲而史

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

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銅從同聲而亦讀如

紂說文銅讀若綉權權從衣龍聲或作權從衣賣聲賣

兩通之字銅讀若權固宜洪範曰雩之雩音武工反而

其字以矛為聲尻字以九為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

讀如穹窮之穹此諧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

讀若畱而說文從冬省聲狃字從狃聲古讀與狃近而

齊風遭我乎狃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囷其字以農
為聲此諧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銅之音
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
為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

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

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

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北筮山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念孫案宛縣故城為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為聚筮即澁字也水經消水注曰消水左右舊有二澁所謂南澁北澁澁者水側之濱楚辭九歌注澁水涯也聚在消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則此當為北筮聚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

說文作中陽

灑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

灑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灑水東北過上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泚水面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潛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泚者

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
今注內無音則其爲比字甚明何得指爲傳寫之譌乎
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
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
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泚
據新校本改泚
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泚水蓋誤引壽春
之泚泄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爲壽春之泚水若
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
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卽因水以立名漢比陽
故城卽
在今泌
陽縣西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泚水或謂之淠水也

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爲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
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
竇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
比或作泚因
譌而爲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
篇內三分字改章子
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
少見泚故泚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
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
相合光武紀作泚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
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爲非而唯誤本水
經是從偵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為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澧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為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澧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澧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澧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澧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為魯山水經注曰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出上脫所字說念見前伊水出下

孫案淮當為灌即下文灌水北至蓼入決者也水經決

水注曰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

舊本

此下有即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或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為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

慎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

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辯見史記蓋謂此水也灌水東

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

至蓼入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為灌水之誤

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廢縣在商城縣東北蓼

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為班志原是淮

字淮水即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

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

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

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即為灌

水平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為淮不必曲為

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

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

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

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

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

水經濟水注曰荷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

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

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鎔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鎔叔繡所封景祐本鎔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謚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謚周公之謚曰文固與文王同謚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謚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西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鎔叔繡文公所封也正

與景祐本同

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浹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浹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浹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浹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番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番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番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齊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汶音齊是汶齊同音故莽改汶爲齊成猶上文鄆縣之改鄆城斬縣之改斬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齊城是也汲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注云地理

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汶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爲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爲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爲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
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
黃河念孫案沮當為泚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
作互又作巨故泚字或作洳玉篇曰泚又作洳形與沮
字相似因譌而為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彙泚侯
陳鎔漢表泚作祖亦是泚或作祖
因譌為祖也下文濟水東至慶陶入泚風俗通義譌作入沮
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泚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
泚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

本地地理志則沮水為泚水之譌甚明而泚字師古無音
至下文汶水東南至慶陶入泚始云泚音脂又音丁計
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泚水上索隱曰郭景純
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
注似唐時地理志泚字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
與魏太子賤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恒山
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
唐時本尚有作泚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泚水入漳而
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為漳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
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
下云故章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為黃也隸書章字
河在北作章黃字

作黃二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

形相近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為黃河也而文選注

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卽飛狐

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

山坂史記正義作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

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

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

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

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

五十里得恒山岵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灤水注

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恒

山與代谷相連故竝及之也大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

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

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

濟則濟上本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

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卽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高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葬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滂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野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也縣世

祖更名臨睢清河郡曆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曆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厭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熹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菑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鄙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攷異曰說文作白陘

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入陘有
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
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陸與陸相似而誤

懋題

清河郡懋題師古曰懋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懋引之
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懋當為懋諛文沙或作沙
故莎從沙聲而或作懋今作懋者懋之省文也隸書心
字作心與心相似而誤心少也讀若輟

也

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

字涉注文入涑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涑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
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涑也說文曰濡
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今本涑字譌作涑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

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
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即涑水也此易
水入濡濡水入涑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
為之說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涑也斯為謬矣又案遼
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此濡字

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于反昭七年左傳盟于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為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澳說見後沔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為東南

民曰

勃海郡成平虜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雖指曰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漳沱仍曰徒駭念孫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為或曰字之

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竝脫行字

二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帝二年為郡

念孫案二當為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炎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炎以濟南為郡地入于
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
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泗水

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

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自景祐本以下皆作子毛本又譌作于

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水出泰山

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

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

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為

至卞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既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

至蓋且水經與注竝言洙水至卞縣入泗卞縣有泗水

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地理志作至蓋

此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與經注皆不合下文言泗水出卞卞縣故城在今

兖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卞入泗水而今之洙水

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既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

漢志水經故道迥殊矣

丹

東萊郡歷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沂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
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
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為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
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
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即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
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即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南流至平度州
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即墨縣西至膠州之麻灣口

入海大沽河即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面

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

即大沽河尤即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

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即漢計斤縣地則

沂為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

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鴈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弋之反左傳作尤

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

誤以沽水為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東至

琅邪郡却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却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
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
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
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
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
字本作黝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黝黑木也從黑多聲
丹陽有黝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則地
理志本作黝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黝黝從多聲於古

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
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部通者黝字不得借作黝也
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黝或作黝其作黝
者皆為誤本漢志所惑玉篇黝字無伊音廣韻黝於脂
切縣名屬欽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鄣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
餘水自餘汗北至鄣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
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
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

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
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為牽水隸
書牽字或作南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面
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
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
當為入湘湘湖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
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滇陽入匯

秦讀為溱

師古曰匯音胡罪反

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

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

念孫

案匯皆當為滙字之誤也滙讀若匡隸省作滙說文曰

滙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滙浦關為桂水

出字舊本譌作山山上又脫南

字今據水經訂正

從水匯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滙字

或作匯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言南楚瀑滙之
閔郭璞曰滙音匡滙水在桂陽水經曰滙水出桂陽縣

盧歊今本謄作匯東南過含匯縣南出匯浦關為桂水史記

南越傳出桂陽下匯水今本謄作匯漢書作湟水水經注曰匯水山海

經謂之湟水今山海經海內東經作潢水匯與湟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匯

則聲與湟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一本

作方湟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並作方淮淮亦湟之譌故與湟通下文有含匯縣南

海郡有匯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據說文水經改其字正作匯不作匯

也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賦政于外爰及鬼方匯夷

來降寇賊逆亾匯即匯字匯夷謂匯水上之夷也上文

云除豫章鄴陽長夷粵拊摠忤強難化君奮威颺武視

已好惡蠻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匯水發源

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之西江於

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摠又云匯夷來

降也而隸釋乃讀匯為匯而以為匯澤之盜漢隸字原

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

則此志之匯水明是匯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匯

唯含匯縣匯浦關兩匯字不譌師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

匯少見匯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

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耳水

經曰漆水過涇陽縣出涇浦關與桂水合即涇水南入於

海注云漆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見上條下文武

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

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

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

傳正義引此水經曰灘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

鬱水是其證今灘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

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

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沫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

陽山縣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

王故塹山湮谷改為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即前漢之

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

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為

監而下一字不改

漢書第六

漢書第七

讀書雜誌

高鄧王念孫

鬻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

漢念孫案鬻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鬻作

泔泔水篇云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泔水出自旱山

北注之注云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即地理志文也

泔水篇曰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

南入於泔泔下皆無谷字泔或作潛史記夏本紀索隱

亦無谷字在谷水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為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縣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入當為八

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為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橘官

漸氏道禹貢嶠山在而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雖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為蜀郡犍為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

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雖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郡

犍為郡郁郾念孫案郁本作存此因郾字而誤加也

說文曰存郾犍為縣

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為郁

而無郁字自玉篇始

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郁郾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郾且師古注郾字有音而郁字

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

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淹水注

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

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

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念孫案

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

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溫即本地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

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即本地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左傳巴子使韓服告

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

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

服告楚正義釋此三字也曹水出於巴南人新於合公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瀾而胡氏東樵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瀾水即下文入瀾之瀾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為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瀾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瀾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瀾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辯見後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為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並作脩城東漢書地理志本朝文書水出隴西縣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即其證也念

孫案說文漾古文作瀼今志作養者瀼之假借字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作養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至武都為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嶓豕導漾東流為漢即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獬道今本獬為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氏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為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豕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嶓豕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不脫水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水經漾

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豕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

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竝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風俗記文曰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

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按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按渠按莽曰溝按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

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為監

南籀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籀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
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籀端水南字
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籀端
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
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
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郡縣志云
晉昌縣本漢冥
安縣因縣界冥水為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
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
猶蒔水出於蒔澤因謂之蒔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

澤冥澤既為冥水所入又為籀端水所入故曰籀端水
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為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
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曰沮
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東入於洛則此
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襄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

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為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氏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受氏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譌作沔又脫中字辯見後沔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人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

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轡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轡夷中不中亦不言其所入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轡

園水

上郡白土園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園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園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園字本作園縣在園水之陰因以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園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園陽師古曰此縣在園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

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囂三倉作園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園洛之間集解徐廣

曰園在西河音銀索隱園晉灼音囂三蒼作園今本史記正文

園作園集解作徐廣曰園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園作園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

面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園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園與園聲相近古無園字故

借園為之韋顏竝以園為園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園水作

園水全氏謝山校本曰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為園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園字則韋不當云園當為園矣水經注引作園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錯

後人始改圓爲圓，王莽誤以圓爲方，圓之圓故改圓陰，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圓爲方，圓之圓故改圓陰，爲方陰而圓陰之圓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圓水、圓陰、圓陽、圓洛，其字皆不作圓。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圓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圓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圓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圓陽、田植，是圓水之圓古皆作圓也。王莽誤改圓陰爲方陰，卽古無圓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圓無圓。

可難

高奴有洧水，可難。師古曰：難，古然火字。念孫案：可難，本作肥。可難，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

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難。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

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難。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膾，腸間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
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
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
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
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
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
東逕原亭城南闕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
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

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匈奴傳
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胸是
也

樓煩鄉 富代

鴈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
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
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
經灑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
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甯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

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

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為治字之誤也上文鴈門郡陰

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治音弋之

反卽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舊本灤譌作濕說文

曰灤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又曰灤水東

治水也從水壘聲玉篇音力追切今據改又曰灤水東

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

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至且居縣故城南東南

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案

曰于延水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又

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

於灤水是于延水至廣甯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

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

意而改入治為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為沽故道

元以為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

洛縣故城東南灤水卽今之桑乾河漢下落故城在今

直隸任安州西于延水卽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

邊外東至任安州入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灤

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

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

灤是也灤水卽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卽今之

壺流河源出山西廣靈縣而東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

河卽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

縣東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

入海此卽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

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甯
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沽
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虜池別

鹵城虜池河東至參合入虜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
之譌參戶縣屬勃海虜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
之外限隔重山非虜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虜
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間國弓高下云虜池別河首
受虜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
灑餘灑力追反灑省作灑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為濕灑
合反即濕字之省故今又譌而為溫濕字俗書作濕溫
本水經注作濕餘水而師古灑字無音
而誤相似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灑字無音
則所見本已譌為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為陽樂入海
當為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
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
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

山東南至鵬鶚堡合南河即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犀奚

漁陽郡犀奚孟康曰犀音題念孫案犀皆當為虎韻書虎犀二字竝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虎字或作廌形與犀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廌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嘶字作啼蹏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虎奚之作犀奚當亦是傳寫者以廌為犀因譌而為犀矣故虎誤作犀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倮奚倮字以虎為聲則漢志之本作虎奚甚明集韻犀虎二字

竝田黎切犀字注引說文唐犀石也虎字注云虎奚縣名是犀字自為唐犀石而虎字則為虎奚縣作犀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虎奚縣又引漢志虎奚屬漁陽虎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涇水 蠻夷

白檀涇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涇音呼賜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為涇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涇水之名

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
濡水字本作渙從水奐聲奐俗作軟故渙從其聲而音
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
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
安東入涑不言出漁陽白檀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
經渙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
需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與奐相似故從奐之字多譌從需
若渙之為濡揆之為濡硬渙水之為濡水猶士禮渙
之為濡硬皆是 渙水之為濡水猶士禮渙
濯棄于坎之渙喪大記譌作濡也渙與沍字形相似故
渙譌為沍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為沍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渙故渙水字

今皆作濡此渙字若不譌為沍則後人亦必改為濡矣 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

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奐聲故

聲與難相近渙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醢謂之腴而字或作鷲也今人謂之灤河

聲與奐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渙奴官切水名

在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渙水在遼西肥如即本於

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為俗本所惑然以渙為正文

而以濡為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

若膺經韻樓集見贈其中渙濡灤三字攷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灤水

右北平郡俊靡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灤音力

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灑當作灑念孫案說文灑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灑水云云其字皆作灑不作灑子京言灑當作灑蓋誤以為出鴈門陰館之灑水矣說文灑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此即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灑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西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行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然可

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

桑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

此則澳水入海之處在桑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灤

州西南桑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

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樂浪

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

經曰存水出犍為郁郾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
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
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
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
周字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
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為
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牢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
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即今肇慶府高

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甯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為
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
高五王傳曰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
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甯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
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
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
為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
十六年別為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
年別為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甯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為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為盧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盧作慮慮有盧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盧音而古書慮字無通作慮者若盧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盧今注內

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圉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畱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數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

允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為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沛水即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沛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為沛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即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沛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沛水即濟水之所苞

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

庭城下即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水經泗水

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

西至胡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為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

沛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

沛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為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

荆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為十二年文選燕城賦注

引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

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

更荆為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

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為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

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

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史記孝景紀

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漢紀同故曰

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殫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

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畜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

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畜五常之性亦有剛柔

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

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竝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

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

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幽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幽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幽兩國而行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泮亾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泮然則洋洋乃泮泮之譌卽新臺之河水瀾瀾也廣雅釋邱有泮字今亦譌爲泮念孫案廣雅釋邱泮集韻遂誤收人泮字音迷浮切引廣雅泮泮也今本廣雅又譌泮爲泮盧以泮爲泮之誤非也河水泮泮之泮不得訓念孫案盧說是也泮字本作泮以泮姓之泮爲爲厓

聲俗書芊姓字作芊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泮譌爲泮也下文引衛詩河水泮泮則此泮泮爲泮泮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覲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間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壘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昴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畢趙之分野

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昴畢趙也廣雅同即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為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醴二渠

迺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師古曰醴音山支

反念孫案灑本作灑注內灑字竝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廡索隱曰廡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為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楊雄傳灑沈菑於豁瀆師古竝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為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即孟康注

灑注

渠成而用灑注填闕之水灑身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灑字涉下灑字而衍下言灑身鹵之地則此句不

得先言灑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灑字明矣上文云竝北山東注洛欲以灑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灑也史記及水經瀘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灑字

慮殫為河 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慮

莫不王 慮有德色 慮非顧行也 慮不動

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為恐謂恐殫為河非也下句云殫為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為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

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為河矣荀子議兵
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
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與師古曰
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下文曰
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不王也師古曰慮計
計也今本慮莫論作莫慮賈子五美也計亦謂大
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又曰偕父擾鉏慮
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言大氏非顧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又曰慮不動於
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言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為大
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俶真篇

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

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為無小計或作亾慮趙充國傳亾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

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

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巖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

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故河渠書

作閭殫為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為名也

裴駟謂州閭盡為河尤失之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
則眾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汪本非作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弗鬱憂不樂也水
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
長涌溢濺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
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汎濫而
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
讀為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汾沅魚眾多之貌也楊雄長
楊賦汾沅沸渭李善曰汾沅沸渭眾盛貌也河溢鉅野
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
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迫冬日指
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
於江南道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曰無鬱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
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為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
九河以徒駭為極北鬲津為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
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
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
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竝
作自鬲津以北內黃界中津鬲大澗十里鬲之南鬲

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
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
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
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
才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
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

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
最近之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言皆不得
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不得已者必欲求其
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
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語意與此相似

卷八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
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
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竝作曲臺

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

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戒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為法非者

可以為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

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

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

戢戢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戢為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為式左傳序正義

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

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

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

璧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

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芋音苡史記孟子荀卿

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

芋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師

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小雅斯于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香于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行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為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諷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
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
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作賦
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
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
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
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
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
當為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為謀應劭注楊雄
傳曰謀譜也上文有漢元殷周麻謀今本譌作謀麻十七卷下

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
謀因譌而為謀矣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譌作謀士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

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佺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賚之數自此所刑又曰明於奇賚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德高注云奇賚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佺者非常也佺正字也胘咳賚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佺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佺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為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為非常若以胘為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癰瘰

金創癰瘰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瘰音在前瘰音在後則癰瘰當為瘰癧說文瘰小兒瘰癧病也諸書皆言瘰癧無言瘰瘰者

漢書弟七

漢書第八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聞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
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
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
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
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
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
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
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
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
卒心故忿尉辱已以激怒其眾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
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
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
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則劉說
不誤

蠶起

楚蠶起之將師古曰蠶起如蠶之起言其眾也念孫案
蠶起本作蠶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
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叩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叩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叩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叩字皆改

為仰又刪去叩讀曰仰四字矣叩叩字相似故叩誤為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為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什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今本

什伯誤作什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匈奴傳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眾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當以作阡陌者為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為屯長時事非為耕夫時事上文先言毗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鍛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鋌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為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樵棗而為矜義與此同伐棘為矜即上文所云斬木為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鑿鑿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為戟非也下文鉤戟長鍛乃始言

載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亾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亾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

嫁庸奴亾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亾去也班史削去嫁亾

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

亾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

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

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讀為仍是仍字古通作乃

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為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

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

卻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

朔傳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迺作仍

閩粵傳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通典邊防二迺作仍

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為非而改之

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

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案尚之為配古無此訓辯見周易諸

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

倉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
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
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為辭王吉傳漢
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
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
得以尚為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
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
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尚字即當字也與尚公主之尚

不同古字當與尚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故一本
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為配尚則不可訓為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為

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
奴為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偽非也陽即偽
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為字古通作偽古書為字多作
偽說見史記淮
南衡陽偽即陽為史記作為本字也漢書作偽借字也
山傳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為詐偽之偽故改偽作為而反以
古本為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尊會

迺晨炊蓐會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會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會猶言多會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會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為

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說見史記

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有可無下文人有言上亦無者字

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 唯天子亦以為國

器 唯上亦難焉 唯其人之贍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師古斷

唯字為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

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雖言非獨大王以為弗如雖信

亦以為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

注竝曰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為

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

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

曰唯讀為雖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王唯

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

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

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淡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

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

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

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子

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而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唯竝與雖又俗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漢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為獨失其

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為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楊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唯亦讀為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其擊楚也

必不為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

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

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日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

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
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
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
篇曰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
幾不甚善矣哉楊倞竝曰幾讀為豈韓子姦劫弑臣篇
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
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竝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
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
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
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為

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
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
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
為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
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縮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即從入漢中非
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
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

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為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

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歛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為韻好畱為韻情成為韻欲趨為韻利歛為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歛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為求矣昭二十一年左傳虛以求嬾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眾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迺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

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保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

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俶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

京賦曰四海同宅而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
讀危為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為事發覺相重為相累誤
貢父又疑危字為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為詭之借字
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

或作豺

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

因譌而為少宋祁曰路

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為幼少之
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

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

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

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

黃老術

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宣元六王書曰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
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
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
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朴木皮也
柿削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

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哺顏小雅角弓箋曰附木桴

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杵聲竝相近肺附

語之轉耳言已為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

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

為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

附待罪行閔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

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

景閔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腑因肺

作肺腑者皆誤古書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

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餼其榦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為

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

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

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為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

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諫度也諫與原古字通

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

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亾原者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為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謫也

謫亦違也緜通作戾鄭注大齊策秦使魏并致帝於齊

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為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為很很者相爭訟也謂

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

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

公門下相非恨讀為疾言辯訟是也曲禮恨毋求勝鄭

注曰恨鬪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鬪于牆毛傳

曰鬪恨也爾雅鬪恨也孫炎本作恨云相恨戾也李巡云相

怨恨失之辯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為恨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

勇鬪恨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恨連文作恨者亦借

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

恨恨亦讀為恨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

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

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

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恨

亦讀為恨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

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

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同而六傳

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外也

則是皆讀為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為很之借字矣

根壘地中 首壘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
屋根壘地中宋祁曰壘作雷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二

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函從
干從日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巫地中意函卽巫字
也念孫案漢書作巫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纁
函以爲民先今本函
誤作函卽函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
氣而復生故其根函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
言巫則作函者是也廣韻函俗作函周官典瑞注插之
於紳帶之間釋文
插作函胡以函爲巫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
初洽反插函古字通則漢書作函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
挺墮墜首巫泥中宋祁曰巫字當是函字亦是也泥中
可言函不可言巫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函又

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
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
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
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
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

見寬傳帶經而鉏休
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

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
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母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母水母
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
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母若丹朱敖
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
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已不敢私不肖子
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母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
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
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
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五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
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
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纒布
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

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羸

或白晝使羸伏念孫案景祐本羸作羸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羸祖也從衣羸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羸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譌爲羸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遼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遼東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宋祁曰浙本

遼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韋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甯壹念孫案載行也

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

淮南俶真篇注

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為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

今本汜作圯乃張泌所服改劉攽宋祁已辯之

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管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為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墮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

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壑、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雒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雒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

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雉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雉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放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大子爲人仁強，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旣言絳灌等則讒

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淡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

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

也此時平尚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太后以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

媿血而盟

始與高帝媿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媿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媿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媿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日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日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擁輕車騎

別擊而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雖南破之念孫案擁當依景祐本作雖擊雖輕車騎雖南者上雖是章邯為雖王之雖下雖是雖縣也二雖字竝於用反史記正作雖輕車騎正義

音於拱反則已鄴商傳亦云破雖將軍身氏後人改雖為擁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

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

皆桓字之譌也

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帝王篇鯢桓之審為淵崔謨本桓作拒

桓讀為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

如淳注漢書酷吏傳

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為和猶和之讀為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底績鄭注日和讀曰桓逸周書時訓篇將帥不和與言權為韻亦讀為桓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

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

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

帝注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韓子外儲說左

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

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為塲四出為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魯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爨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

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

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

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為

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為和也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

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然則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為牆垣裴駟以

拒為方陳皆失之訓拒為方陳則與下文陷兩陳相復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

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

十人皆無軍字

鄆侯

景帝復封縹子應為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
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
應為侯國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縹傳封縹子應為
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也史記周縹傳亦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
造為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
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鄆縣之
鄆蘇林孟康皆音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

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縹傳注竝作音多獨明監
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為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
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
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鮑陽下孟康曰鮑音紂紅反辯見
地理志此傳鄆侯下蘇林曰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
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鄆縣之鄆蘇林
周縹傳注孟康地理志酈道元淮水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司馬貞高祖功臣表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
記周縹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
矣地理志之鄆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

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鄲侯之鄲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鄲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鄲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

轉入哥箇二韻者說文驪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驪有駱之驪音徒河反說文羶富羶羶兒從奢單聲丁可

切鼉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鼉鼉已與

犧羶爲韻

犧古讀若詞羶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

又爾雅瘳勞也瘳音丁

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彡彡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哥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哥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鄲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荅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

之謬也

推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諒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推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為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推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八

